鳳棲集 卷之五六

gift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4 1958

CHENG YU TUNG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鳳棲集卷之五目錄

雜著

策問二
時務篇
復四郡私議
爲吏篇贈尹秉鼎
題全義縣蠲徭節目二
蠲徭後記

鳳棲集卷之五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編輯

雜著

策問

問田政者民國之大政也民之休戚國之治亂不在田政之得失乎田政自邱井始邱井之法起於何時通典言黃帝以八家爲井井分四道李靖亦言黃帝立邱井之法因以制兵而邵子之言曰畫州井地放於洛書之文何其與二說逕庭

也黃帝之時亦有洛書乎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什一則一也而或以五十或以七十或以百畝何也豈殷之井非夏之井周之井非殷之井乎抑丈尺之不同信如顧亭林之言乎孟子有言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於野什一於國其意何居其所取於民者同乎異乎十井爲通十通爲成十成爲終十終爲同而方里而井則一同之方幾里倍畝爲遂倍遂爲溝倍溝爲洫倍洫爲澮而廣尺深尺曰畝則一澮之冪幾尺古者以百步爲一畝三百步爲一里所謂方里而井也後世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百六十步爲里改之者誰所以改之者何也史記言商鞅廢井田開阡陌阡

陌開而井田廢何爲其然也井田廢於商鞅則孟子之時亦有公田矣何爲引詩而證之乎按春秋宣公初稅畝而成公作邱甲又安知阡陌不開於宣公而井田不廢於成公乎張子以井田爲可復以至於行之一鄉而朱子則以爲不可復大賢之論亦有異同乎何謂井田之可復何謂井田之不可復其故可詳言乎平壤有所謂箕田者是箕子之田乎將好事者爲之乎每田四區奈何與井字不同乎每區七十畝其果七十而助之法乎西京限田之議北魏均田之制隋唐之閒口分世業之法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豈其法之不可行乎將可行而不可久乎何謂口分何謂世業口分

幾畝而世業幾畝乎高麗太祖嘗行口分之法口分之法亦可行於吾東乎兩稅始於楊炎而宋元以後因而不改豈兩稅之法賢於口分而然乎皇明之夏稅秋糧亦是兩稅而其法少異其視楊炎之舊將有得失之可言乎林勳之政本書朱呂兩先生何爲而取之乎朱呂取之而邱瓊山獨以爲不可行其說亦有所據乎邱氏書有以丁配田之法其法優於林氏乎皇明之量田圖何以謂魚鱗圖乎或曰魚鱗之圖出自周禮之小司徒其說然乎若依魚鱗之圖則田制可以不紊乎古之爲田者皆是井田故九章所以御夫田疇者止有方田之名今之爲田則不然如直田如圓田如圭田如梯田

如句股田如弧矢田如錢田如鐶田如梭田如鼓田如舩田如牛角如蛇形如箭筈如箭鏑如三廣如三斜如三角如六角如二不等如四不等之流不一而足其名之所以異其推步之所以不同亦可條陳乎吾東所以名田者止有方直圭梯句股五者豈五田之外更無他田而然乎抑五田推步之法可以通行於他田乎諺曰句股田無凶年言出稅少也鄉里之言亦可徵信乎中國之田曰頃曰畝吾東之田曰結曰負其亦異名而同實乎或曰吾東十四負準中國一畝然乎否乎又曰以結名田出於管子如一字而五結八結而一夫亦皆有所自出乎田分六等而五六等居多四等以上何其

少也年分九等而下下之田什居其九下中之稅何其絕無而僅有也且年分也者以歲上下之謂也而下下之田常在下下中之田常在下中惡在其年分之義乎豈所謂下中下下者以土地肥磽而言之乎若以土地之肥磽則既有六等而又有九等乎國初量田之法尺有六等而近世則不然二等則曰八五乘三等則曰單七固古今量田亦有難易之可言乎大同則貢變爲賦結錢則庸化爲租是皆百世之良法乎抑一時之便宜乎至若雜役之稅不在　王稅之科徵之無名列邑所徵又甚相懸而或以爲便爲此說者亦有所見而然乎夫天之生穀所以養人也生穀之數常與生人之

數相當今不必遠引中國我國八道土地舉其大數爲一百五十萬結八道人民舉其大數亦爲一百五十萬戶天生一百五十萬戶之人又生一百五十萬結之穀其不欲以一結而養一戶乎一結之田雖在中年亦可以收穀千斗而人口之數折長補短戶不過四人借曰一結之穀止於千斗是一戶三年之食也止於六七百斗是一戶二年之食也止於三四百斗是一戶一年之食以穀配口匪晴伊贏而一穀不登閭里愁怨二穀不登民有菜色三穀不登道殣相望豈田政之不得其道而然乎且千斗之穀蓋而糶之可得四百餘斗律之以什一之稅則一結所賦不當下四十斗而近日田稅

一結四斗而已並其大同不過爲十六斗並其三手米結作米亦不過二十斗並其科外雜役之流亦不能爲三十斗其於什一之稅多寡果何如也田賦之輕如此而民力之困如彼一百五十萬結之穀歸於何處而然乎是必有弊之所以生亦必有矯捄其弊之道願聞其詳

策問

問國於東海之表北隣靺鞨南通日本西近燕齊數被兵革而壤地褊小風氣柔弱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關防之修與不修亦我朝鮮之所以安危也東方之能於城守者前稱安市後稱龜州豈其城之可守歟抑城守之得其人歟乙支

之破隋師太師之走契丹匪守伊戰則高麗善守之說其亦知一而未知二歟有以陸不過岷峴水不過白江爲言者有以三面阻水北負山岡爲言者荒如義慈凶如妙清而亦有是言則古所謂在德不在險者非歟李月川嬰城固守而延安得全金慶徵置酒高會而江華遂陷安危勝敗其可專靠於城池之險阻歟世之說嬾川之敗者輒以烏嶺之不守爲失著說南漢之恥者輒以青石之無備爲遺笑其說果皆中理歟借曰其說之中理嶺南之通於兩湖者烏嶺之外又有十嶺海西之通於松都者青石之外又有三路當時平調信之歸也不由烏嶺而由竹嶺先是李适之反也不入青石而

入礪峴則舉其一隅可以三隅反矣世之規規於鳥嶺青石者無乃守株而契舟者歟漢陽上流之有忠州猶建業之有西陵也下流之有柤江猶燕京之有直沽也忠之爲州扼鳥嶺之口杜竹嶺之道據可興之粟隱然爲京師之蕃表而泛舟順流星犇電邁往往寅發而卯至真爲要害必守之地不比淸州故漢陰李公議欲徙湖西兵營以重其地而其議不行柤江之水至于江華之月串分而爲二若燕尾然月串之有燕尾亭良以此也南爲甲串津達于三南而文殊山在甲串之西北爲昇天浦達于兩西而白馬山在昇天之西若以形便言之以永宗爲南道水軍防禦使管轄甲串以南而通

津都護住文殊山城以佐之以喬桐爲北道水軍防禦使管轄昇天以北而豊德都護住白馬山城以佐之置統禦之營於月串據其中而制其南北可也是故　仁廟七年以月串爲水軍營未幾統禦之設歸於喬桐而月串止爲節制之鎮豈清州喬桐之爲國要害甚於忠州江華而然歟關西兵營舊在寧邊而　仁廟初移設於安州嶺南水營舊在巨濟而　宣廟末移設於固城去彼就此其亦有不得不然之故歟黃州兵營在洞仙嶺之西鏡城兵營在鬼門關之北洞仙鬼門皆所謂一人荷戟千人莫當之地也兵營之設不在其地而在其外者抑何故歟兩西海道莫險於長淵之長山則海

西之水軍使住扎長山可也三南海道莫險於泰安之安興則海西之水軍使住扎安興可也今也不然水營之設或居其後或居其前者其亦有說歟以言乎西道之門戶則洞仙嶺是第一重也狄踰嶺是第二重也關西之通於海西者凡有六路洞仙之南有棘城洞仙之北有慈悲嶺板籍院塞墻寒南並洞仙為六然洞仙以北五路皆險隘可守獨棘城其地濱海平衍廣莽故粤在　肅廟時觀察海西者議所以築城其地既守五路又築棘城則敵果不可入歟狄踰大幹即我西垂之長城也江邊七郡皆在山後而山後之通於山前者凡有三十六路曰鷹洞也曰甲峴也曰道陽嶺也曰狄踰

嶺也曰狗峴也曰白坡嶺也曰柳頭嶺也曰年德嶺也曰梅花嶺也曰棘城嶺也曰牛峴也曰車踰嶺也曰丫好嶺也曰月隱嶺也曰昌城街也曰廣松洞也曰甫里嶺也曰小狗溪也曰大狗溪也曰宋洞也曰緩項嶺也曰大防墻也曰小防墻也曰大東沙也曰小東沙也曰界畔嶺也曰五里洞也曰溫井嶺也曰大城嶺也曰小城嶺也曰橫嶺也曰葛峴也曰鶴峴也曰渴烏嶺也曰白馬城也曰鎮兵串也凡此三十六路或夷或險或濶或狹築城樹柵各有所宜其形便之何如方畧之何如皆可詳言歟或曰溫井以南有重關之險青龍嶺塞垣東林山城左峴是也鷹洞以北有東通關北之路薛

罕嶺慈田嶺五蔓嶺十蔓嶺翡地嶺衝天嶺兒別路是也此若不守亦非萬全之計其說然歟以言守北鄙之咽喉則鐵嶺是第一重也摩天嶺是第二重也關北之地北自狼林南至黃龍以山爲界而介於其間者有上釼山下釼山馬踰嶺豆蕪嶺葛蒲嶺九雲嶺巨次里麒麟嶺串南嶺平嶺彌屹嶺禿峙馬息嶺老人峙朴達峴泣雲嶺雲吞嶺分水嶺青霞嶺楸浦嶺鐵嶺板機嶺騎竹嶺猪踰嶺凡二十四嶺而上下釼山皆有二路所以爲路者二十有六而山外有定平永興高原文川德源安邊六郡山內有寧遠孟山陽德谷山伊川平康淮陽七郡凡此二十六路其將以山外六郡而守之歟抑

將以山內七郡而守之歟其路之何許形便其郡之何許方畧亦可詳言歟黃龍以東通於歙谷守之於黃龍以東者其亦不異於二十六路歟歙谷嶺東也楸池以南所以爲嶺者不止於一二此亦不可以不守歟摩天嶺咸鏡南北道之所由分也摩天嶺六十里古稱天險之地而摩天之東六嶺摩天之西三嶺皆如摩天之險小者魚貫而進大亦騎不得成列防禦之設於吉州其勢則然而三水甲山在虛項之西皆可以直走端川萬一三甲爲敵所據則吉州防禦亦有所防禦者歟按盛京誌混同江中分滿洲混同之東曰寧古塔混同之西曰烏喇豆滿江在寧古塔之南鴨綠江在烏喇之南

敵之取路或在豆滿或在鴨綠皆未可知也使敵舍豆而由鴨或由鴨而踰虛項緩項諸嶺以趨三甲則所謂黃土嶺天守嶺趙奇嶺厚峙通坡赴戰嶺中嶺何往而不可入哉赴戰不守則咸興鷲咸興鷲則鐵嶺以北非我之有也當是時也不惟吉州防禦之無所防禦雖北青節度亦將無所節度今若知摩天之可守而不知黃土以南諸嶺之不可不守則是何異於秦人之守於函谷而不守於武關蜀人之守於褒斜而不守於儻駱子午者乎或曰甲山亦設防禦以與吉州並峙可也或曰防禦之權不及節度莫若徙北青節度之營於甲山二說果孰是歟白頭之閭門潭東流爲豆滿江西流爲

鴨綠江此乃我國有指之疆而二水以南往往爲等棄之地如茂山之西女眞坪江界之東閭延茂昌虞芮慈城四郡是也女眞坪在白頭之南長白之北而緩項在其西東西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地亦膏沃而禁民居生所謂天坪者也亦曰女眞坪無乃以女眞之所出沒耶長津之水出咸興之黃草嶺北流五百里至三水府葛坡堡入于鴨綠禿魯之水出寧遠之嶺罕嶺北流四百里至江界高沙堡入于鴨綠四郡之地間於兩水而兩水之沿各有五六小堡而已至若鴨綠之沿則葛坡以下高沙以上蕩無邊防故滿洲采蔘之民日來盤據根深蔕固驅遣不去異日之患庸有旣乎奸民犯越在

法難遑誠以此意移咨於清則爲喇揔管寧古塔將軍將糾禁之不暇而廟堂之上未聞有以此爲言者豈事有不便而然歟　正廟之設鎮厚州蓋所以復我疆土而四郡復設之議既發旋寢至於女眞坪一款則議亦不到者何歟如欲募民設邑以壯邊門則亦將有所以施措之策其說可得聞歟我國軍制有所謂鎮管者有所謂營將者鎮管者五衛之法也營將者束伍之法也二法其有優劣之可言歟或曰監司止領牙兵兵使止領束伍權之相抗功之所以不成也其說是歟清城金公以爲束伍之法他道則可六鎮則不可是亦有所以然之故歟邊情之報急則烽燧緩則擺撥此皆邊務

之所當先而烽燧擺撥南北異而東西不同擺撥之設西道則以騎南北二道則以步者其亦以勢有緩急而然歟烽燧五炬來自西北與兩南而未聞有自嶺東來者豈嶺東之地未嘗有警而然歟南北諸路之烽皆始分終合獨西道水陸二烽自始至終有分無合豈山勢之使然歟北路之烽動輒以雲暗不至豈烽臺之遼遠而然歟將烽軍解弛之致歟或曰設寺募僧蠲其役而餼廩之使主管烽燧則可以專一於報警或曰紅燈羊角燈之明即數百里外舉目可見而疾風甚雨皆所不畏當依丘文莊說立長竿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爲虜緩急衆寡之候其說果皆可取歟陸路之防莫如山城水

路之防莫如海島海島山城其亦有可防不可防之別歟清城金公以爲清北山城如義州之白馬龍川之龍骨鐵山之雲暗宣川之釼山郭山定州之閒凌漢嘉山之曉星皆是擇險據要不可不守之地此所謂山城之可防者也疎齋李公以爲德浦之南曰紫燕紫燕之南曰延興延興之南曰難智難智之南曰萬代萬代之南曰所斤所斤之南曰安興安興之南曰助戰所助戰所之南曰都頓都頓之南曰君山諸島相去近則三十里遠則四十里與其芟牧於其中不若營寨之列置此所謂海島之可防者也二公之言只以所見者言外此山城之可防者幾所海島之可防者幾所亦可以一一

言之歟南道邊郡以東萊爲重西道邊郡以義州爲重東萊義州之重於二邊者何歟壬辰倭寇之入我地也自東萊之釜山始故世常以釜山爲受敵之地然對馬島首接釜山尾對巨濟等地隨風緊緩或泊嶺南或泊湖南則釜山之受敵所謂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也惡得以東萊爲重哉按蜻蛉國志日本之地形如人字起於黑龍江以北至于濟州之南又按高麗史倭人或寇通川或寇德源或寇林川韓山或寇延安白川然則自西水堡以南遵海而迴至于義州珍羅山之南無非倭人落帆之所此皆不可不爲之備歟義州之地西縮遼東冠蓋之往來也必由義州然冠蓋之必由義州

以其出鳳凰城邊門耳彼之邊門豈特鳳凰也哉鳳凰之北曰鹻陽門鹻陽之北曰鹻廠門鹻廠之北曰興京邊門而滿浦隣於興京碧潼昌洲之間與鹻陽相對故丁卯之難虜由昌城入丙子之難亦然而丁丑瀋陽之兵又由江界入此其已然之驗也然則江邊七郡何往而非可守之地歟揔而言之則清之與我以江爲界倭之與我以海爲域若守之於江海則國中山谿之險夷豈足道哉然鴨綠豆滿皆不濶不廣其視秦地之帶河荆門之漢水爲池大小懸殊非所以恃而爲險者也況鴨綠之水自惠山鎭已上豆滿之水自茂山三山社已上淺揭濶厲尤不足恃至若天寒氷堅則惠山以西

三千里三山以東八百里不惟不煩一葦並其揭厲之勞而無之如欲以江爲守計將安出古之守之於江者有以鐵鎖橫截江流者有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者有鑿氷爲墻以水沃之者凡此數策亦或有可取之策歟倭人善行舟楫而工於候風每清明下海未小暑而歸寒露下海未小雪而歸我之戒嚴正在此時而舟之下碇必在無風浪息之處則其所以爲之備者亦有其地然春夏之交九十日秋冬之交六十日其爲日固已不少而沿海之郡無風浪息可以下碇之地亦不可一二數則所謂守之於海者其將無良策之可言歟南漢溫祚之所都也江華高宗之所都也兩都自古以爲

避兵之地有如萬分一假令　國家不幸復有壬丙之變其將以江華爲歸乎抑將以南漢爲歸乎疎齋李公以爲有海警則當保南漢有西北之警則當入江華此果不易之論歟江華之地東西四十里南北六十里環之以海海可以漕陸可以耕而江華之粟出於江華之外國之所禁也其所積貯不與他等宜若可據而守也然而蒙兵嘗由昇天浦入清兵嘗由甲串津入敵之所入其亦可據而守乎且江華之恃而爲固者以其水濱沮洳陷溺不可泊艇艇之可泊惟甲串廣城昇天寅火若干所而已是以易守間因守臣之獻議築城向之沮洳變爲平陸而城又不久圮毁自此以後到處泊艇

其視蒙清侵我之時形勢又不侔矣江華其果可恃歟南漢之爲城也在清涼之巔地勢四隤而下所謂據山者勝南漢之謂也所謂背丘勿逆南漢之謂也南漢之城二千堞守城者堞五人有兵萬人以守其城而轉之以石投之以火灌之以湯而颺之以灰如古城守之法則敵雖有飛樓雲梯亦將無奈我何此其天險之不可拔勝於江華狀黑子彈丸其可以持久乎若粮盡泉竭矢索弦絶外救不至而圍師不退幾何其不汁馬之糞而爨人之骸也南漢之所資而食者倉粟而已不若江華之可耕可漕而粟之在倉亦有贏縮例以二月而糶十月而糴則其粟之分而在外者三分一歲而居其

二矣而況輓近以來法網日弛糴糶之加分者既成謬例加分不足至於盡分則倉之有粟爲日常少南漢其果可恃歟或曰江華不可之也南漢亦不可之也與其擾動播遷寧効死而勿去且城郭完而倉庫實莫如京城何必江華南漢之之也此其爲說豈所謂姑息之計歟抑所謂有深謀遠慮者歟城郭倉庫莫如京城誠如其言而京城之不可守者不一而足東西兩面地勢皆平無山可據無丘可背若腹背受敵將何以禦之耶京城周遭四倍南漢且與北漢通城中之地不爲不廣而一閉城門土無可耕水無可漕其執之可以持久果有以勝於南漢者耶且人少粟多將鑑所謂城守之法

也京城城中三萬餘戶大率不下戶七口三七二十一萬口不待百官士卒之饗而二十一萬口食之城中之粟能支幾月城外之有石墻房屋戚氏新書之所戒也京城城下閭閻櫛比使敵來依於其中則矢石無所施而攻城之具亦將恣敵之所爲矣而況鞍峴圓峴是皆天作之距堙也其所以俯瞰城中者何異於南漢之汗峯江華之文殊山乎文殊汗峯皆已築城而鞍峴圓峴迄無所築則城亦不可謂已完矣京城倉庫半在城中半在城外城外倉庫是亦南漢之粟分而在外之類也若在圍城之中吾得而食諸其實與不實亦不足言也由是觀之則京城之不可守反有甚於江華南漢其

將何恃而勿去歟如欲不之江華不之南漢亦不姑息而安於京城則其將何地之之歟方今承平日久生民不知兵革然戒於不虞而保於未危古之道也故曰先甲三日又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其可恬嬉偷懦不謀所以思患而豫防之乎近聞清人有西北之憂干戈日尋信如所傳則清人之存亡未可知也使清人而亡則害將及我且如今年春有倭人入我者云吊　世子咨其行止不可測安知其非玄蘇義智者流耶今若築城浚濠以修重門之備則中外騷屑不無速禍之慮慮其速禍而一於休養則玩愒因循緩急無以應變二者將何以折中歟昔公輸般九設攻城之

機變而墨子九距之苟卿之與臨武君議兵也問者三對者三今之發策亦九設三問之意也其所以九距而三對者淡有望於諸生其各悉著于篇

時務篇

為治惡乎先其革弊革弊惡乎先其尤大而最急者乎時弊之尤大而最急者有二焉曰軍丁徵索之弊也曰庶孽禁錮之弊也不先革此其如治國家何哉一日徐應淳汝心朴洪壽子範尹秉益士正至余以二弊言之且告夫所以革此者三子者大喜請曰幸有以副之墨也余以戶稅之治庇辭再三請不止余有聞曰諸賢皆才高而年富者也安知其非

異日之虎人乎爲虎人甚治虎雖尸祝亦所不辭諸賢之治虎也其能以尸祝所甚者治之乎汝心曰不治則已治則惟命乎範亦如汝心言士正亦如汝心言於是乎書命曰時務軍丁之徵索非先王惟正之供之意也中國無之我國國初亦未之有也至　中宗朝大司憲梁淵始以貢布法奏而行之當時軍制乃五衛之制也兵寓於農更番迭休如古府兵之爲故其有城戍之役行者賫而居者送此其爲害於民不至如近日軍布而李文成公陳時事疏請以軍卒進貢之役移之田結者爲其不當徵而徵之也　宣　仁之間五衛罷而五營設曰訓鍊都監宣廟戊戌設曰御營仁廟甲子置御營使孝廟壬辰始設營

曰禁衛營（兩廟壬戌減訓鍊軍以設）曰守禦廳（仁廟丙寅設）曰總戎廳（仁廟甲子設）

是也守總兩營其簽軍不出畿甸而訓御禁三營所以簽軍而收布者徧于諸路其正軍曰戶出布曰保保之出布所以裝戶也爲保者戶二三其所出也以布則二匹以米則十二斗以錢則四百文丙丁以還方垂無事凡爲正軍者漸次停番番停則裝亦無所施矣以其裝布輸之本營其停番者亦以停番出布以輸之或以募都下軍或以補本營經用其法始行害亦未甚行之既久百獘鱗生民之不堪也若不保朝夕然我　英廟爲是之惻議所以更張之者不止一再至二十六年始行均役法方其議之也或以戶布或以結布或以

口錢或以游布非文非武游衣游食卒之數隱結收漁鹽設游布選武軍官斂結錢以設均役廳乃蠲軍布之半二匹者爲一匹十二斗者爲六斗四百文者爲二百文而民力得而少紓然此亦一時便宜之計非所以拔本而塞源者也其如行愈久而弊愈生何哉均役之設不過百年而民之不堪若不保朝夕者與未均役時同嗚呼豈但與未均役時同哉殆有甚焉何也未均役時良軍五十萬人人出四百文此乃良役實摠均役時所摸冊子之所載也今良軍外以軍爲名者日新月盛如巡營之軍兵營之軍邑除番之軍諸庫諸廳私募之軍學宮書院保率之軍[illegible]官奴奉足之軍京主人保率營主人保率浦户保率烟軍保率營匠保邑匠保四色保三色保竹保漆保藥保紙保之類是也其爲五十萬人者又將三

四而人出二百皆如良軍夫五十萬人之人出四百孰與二百萬人人出二百之多也不寧惟是上之所取歲不過人二百而下之所出則不然多者歲一千其少者亦不下五六百如後錢稽留錢都案債物故債付標債查正債之類不一而足上之所取人不過歲一取而下之所出則不然或以二役而兩其出或以三役而參其出甚至有四五其出者上之所取匪黃伊丁匪老伊少匪沒伊存而下之所出則不然髫亦軍布旄亦軍布既骨亦軍布生者代出出於其子出於其孫此亦仁人君子之所不忍忍令出髮未燥齒未生而死者之布乎一有流亡禍延其族以族代出以隣代出噫嘻布之代出者又何其多也其白著而抑

配也大約如此其他誅求侵漁出於吏胥之舞弄者不可數計而周知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是以魚駭獸竄淵逋藪逃或走驛村或投牧場或歸於書院或與吏修禊或稱功臣後裔或爲有力者守家或托於士大夫臧獲謀所以脫於軍籍者無所不至民之宜於養軍者於是乎不夥而尠矣夫以軍爲名者之日新而月盛也如彼而宜於養軍者之不夥而尠也如此爲縣令者亦將如之何哉宜乎其二三其役者存而憯莫之顧也彼淵逋藪逃謀所以脫於軍籍其亦勢不甚窘而力不甚絀者之所可能也若夫至貧至窮之民勢不逮而力不贍其何能與於此哉今之所謂良軍者大抵皆至貧至

窮之民也使至貧而至窮者歲止出一千亦所不堪而況於二三其出乎況於代出其族與隣之所當出乎其憤懣焦燥呼號而顛連者如魚在沙如蚓在灰故華門圭竇睊睊盻盻欲爲亂者十室而五脫有不虞之變安知其不波奔而響應乎詩云哀我憚人亦可息也及此閒暇其可不變而通之耶左抵軍布之名名已不正吾聞出財以養兵者矣未聞財出於兵者也三代之制授民以田而選兵於民所謂井田者無一非軍田也漢唐以下則有所謂屯田者皆所以養兵也既不能養又從而征之一朝有緩急寧足恃乎居者出財兵者出命古之道也今也不然無事則出財有事則出命其誰與

我一言以蔽之曰不當徵而徵之者也可改而不可仍亦明矣粵在貢案之未改也生民嗷嗷　國勢陷於危亡幸而有李文忠（梧里）金文貞（潛谷）二公以大同收米之法先後設施以就李文成之志然後征斂有藝百姓安堵　國家所以維持二百年者其非大同之力耶文成所以經綸者有二焉貢案之欲其收米者一也軍役之欲移之田結者一也東方儒者達於時務者莫如文成大同之利於民也如此則軍役之移之田結之利亦可知矣一行而一不行無乃　朝家未遑之與耶

或曰軍役之不可不變子說固當而所以變之者自古有四

說焉曰户布也曰結布也曰口錢也曰游布也游布則已行之矣其餘三稅均之未試也子何結布之言而口錢户布之不言也夫户布者調也口錢者庸也我國之制於租庸調三者有其一而闕其二爲今之道試其所闕可也不此之爲乃欲增益於所有者耶余曰唯唯否否租庸調三者治國之常經也吾豈不知而然顧時勢不同未可以一槩言也夫口錢也者口分之法行而後可者也不然則不可此豈但以歲而上下哉亦將月異而日不同以此巧僞之世而行此煩碎之法適所以瘠民而肥吏也先輩有智慮者皆以口錢爲不便今不必贅說至於户布則其法未爲不可故我家文忠公亦

嘗言之然以愚所見則户布之不均不若結布之均王者之政不當裒多而益寡耶凡爲户布之說者輒曰自公卿以至於庶人皆出一匹則其出均矣是不然彫甍繡闥亦不過一匹甕牖繩樞亦不下一匹曾是以爲均乎就令視其閒架之多少而上下其出是亦不均屋之大小其等無多而人之貧富則不然有相什者有相百者有千役而萬僕者分之以若干等亦已疏矣況故家之裔守其先人之弊廬者往往有其中榱然者悉得以屋之大小而定其貧富也至若都下寒士不耕不販坐而讀書者終日頰頷辛歲沒吒此亦尚可以辦出一錢耶此其顛連焦燥之狀反不如田叟蕘豎之猶得以

措其手足户布之不均果何如也乃若結布則異於是田多者多其出田少者少其出無田則無所出富相什則其出亦相什焉富相百則其出亦相百焉夫安有不均之患亦安有不得而措其手足之人乎余故以結布爲言而不以户布爲言也在昔均役之議設也　英廟御弘化門率顧在朝諸臣及都下人民詢以户布與結布孰便其言户布便者什七八結布便者什二三故世遂以爲户布可行而結布不可行嗚呼此與契般而求劒者奚以異夫結布之行富者之所不欲也以布則尠以結則夥世亦有舍其所尠而趣其所夥者乎是故與富人議結布猶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必

不諧矣當時所對於弘化者果何許人耶是朝臣而已矣韋布之士則不與焉是都人而已矣郊坰之民則不與焉無乃有田者什七八而無田者什二三耶彼衆此寡其勢固然萬一當時詢于韋布詢于郊坰則吾將見其衆寡之反是也

曰結之所出者亦多矣有田稅焉有大同焉有三手米結錢雜役米焉今又益之以軍布之移徵則力田之家將何以自食哉沃土則可瘠土則不可使子之說行吾恐其農病而草不辟也曰不然李文成以東方田稅爲近於貉道所謂田稅非今日之田稅也我國田稅其等有九其爲上上者結出二十斗上中以下遞減二斗至於下下則結出四斗此乃自

國初至　宣廟中年所嘗行之法也然則當文成之時田之出稅有結出二十斗者而文成猶以爲近於貉道況今田稅之止於四斗者乎並其大同十二斗三手米二斗二升結錢五十文然後勸得如前日上上之稅今之所加於前者惟雜役米三斗而已雖復益之以軍役之徵亦不能爲什一之稅自古言田政者皆以結出四十斗爲什一此果多取而病農者乎借曰吏緣爲奸至於多取亦不病農何也田有主客田稅大同皆出於田主者也非田客之所與也軍役之徵之出於田主也亦將與田稅大同同田客何與焉湖南雖田客出稅而此則徵於田主可也吾子之慮之也過矣夫曰如子之言其所以取諸田結者於米布錢三者將何居焉

曰田之爲畫也有大小而布之爲匹則不容有短長若以畫出布布不或贏而或縮乎不可行也米亦以舂之精粗量之凹凸而其弊百出不必行也莫若收之以錢之爲便然則一結所收者幾何曰揔計軍錢揔計田結則其數可知也良軍外諸軍非朝家所知不必問也惟良軍五十萬人人出二百揔之爲百萬緡而八道時起田揔之爲八十萬結時起田雖以歲上下而大約不下八十萬結若以百萬緡平均分排於八十萬結則一結所出者將一百二十五文此其大畧也至若斟酌而損益之是有司之責也徐議之可也嗟乎大同之行也不悅者衆是以難行而此則不過爲大同三分之一何至不悅者衆耶大同

之難行也而行之則行況於不至如大同之難者乎
曰子之經綸於爲民則善矣但收布之法不行則簽軍之政
亦將不修如兵瑣之缺而不備何哉曰兵之有瑣也其以備
數而已乎將使之戰也萬一有變則彼髫者旄者既骨者皆
可以執殳而前驅乎假饒執殳而前驅其亦有親上而死長
者乎備而不戰豈若不備之爲愈也若使收布之法而不行
則向所謂淵逋而藪逃者皆將不召而自來其於簽軍乎何
有然則布之不收也此乃軍政之所以修也既去民害又有
足兵之利豈非所謂一舉而兩得者耶且良軍以外諸軍之
日新而月盛者何爲其然也以良軍之役重於良軍以外諸

軍之役故也使良軍而無所出民有不欲去彼而就此者乎吾將見良軍以外諸軍之日以虧欠豈復以日新爲憂哉此亦一舉而兩得者也嗟乎軍役之移之田結特一轉移間事耳其施措不難而從古論道於廟堂者大抵盡有田之人也惡其害己而不爲也烏在其爲　國爲民之義也即其所自爲者亦未知其爲得計生民之困窮莫近日若也若相聚爲盜四郊多壘雖有粟其得而食諸其亦不思之甚也噫

右論軍丁徵索之弊

庶孽之禁錮非王者立賢無方之道也惟東方有之豈中國之所有乎始徐選與鄭道傳不相能道傳庶孽也道傳既誅

選以右代言倡爲庶孽子孫不許清官之說　睿宗元年經
國大典成晉山君姜希孟以選說著之大典迄今垂四百年
遵而不叟噫嘻道傳適庶孽耳庶孽其皆道傳乎夫何一人
之罪而所以权司而連坐者若是其廣且久也孔子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選之不祀安知其非作俑之致耶先考復元
齋府君嘗論選說之非曰庶子也者其家之庶子也清官也
者朝廷之清官也在家則以宗爲悅故其立子也以適而不
以庶在朝廷則以有德爲悅故其任官也以賢而不以不肖
國之官人顧其人之賢不肖何如耳在家而爲適爲庶豈朝
廷之所當問耶且庶者衆也庶子也者別於宗子之稱也非

以妻妾所出而別之者也今也不然惟妾之所出爲庶妻之所出則並其仲叔季爲適其名實之不當果何如也既失右賢之道又非敬宗之義不亦進退之無所據乎氏之降才不擇於地其母之賤不賤非所以議人賢否者也三代尚矣自漢而下將有衛霍相有韓范此其彰明而較著者也其他宏臣碩輔如周顗陶侃李愬蘇頲陳瓘胡寅之流代不乏人不可殫舉使若人者出將不次擢用之不暇柰何以所出之賤而一切舍之乎不惟先君之說如此世之心公而見明者其說皆如此庶孽之不當錮而錮也亦明矣　列聖朝大德濬仁未嘗不綣綣於此議所以疏通庶孽者不止一再而不幸

有柳子光者出許堅者出則世之君子輒復以是爲口實不思所以對揚　休命之道人之易惑而難曉乃如是耶徒知道傳光堅之爲可惡而不知衛霍韓范之爲可愛是何人情之通於一而蔽於一也歷選東方諸賢其心公而見明者莫如趙文正李文成金文元宋文正四賢而觀於四賢之論莫不以疏通爲宜而禁錮爲不宜豈庶孽之是爲哉乃所以爲國家也世之君子尚亦有以舒究而淺惟之也夫

或曰我　國與中國不同所以維持者惟名分而已名分一壞其何能國清官之許不許乃所以定適庶之分也若使庶子而得爲適子之所爲則藩拔級夷無此彊爾界適庶之分

其將惡乎定耶吾將見庶陵其適妾加其女君駸駸然至於以庶奪適而以妾爲妻子之爲說非所謂不惟厥終者耶且庶流之爲人不如士大夫其存心持己中於規矩者凡幾人矣其志卑下而其行放縱者十居七八衛霍之才吾不知已韓范之賢果有其人乎哉其於國也不以錮不錮損益何以疏通爲哉余應之曰噫是何言也庶流之不如士大夫豈庶流之罪哉陸宣公有言曰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逐琢則圭璋水之發源壅閼則淤泥疏濬則川沼庶流之不如士大夫不亦抵擲壅閼之故耶惟其抵擲而壅閼是以自暴而自棄自棄則卑自暴則放亦理勢之所必至也昔張方平以齊魯

待蜀人而蜀人亦以齊魯自待今若以士大夫待庶流爲庶流者不亦以士大夫自待乎子以清官之不許爲定適庶之分吾則以爲適庶之分之不定也由於清官之不許何也以其清官之不得爲也故適之視庶也輕視庶也輕故遇庶也薄遇庶也薄故庶之所以事適也亦薄往來交薄而徒以適庶之分非所謂恭敬而無實者耶宜乎其苦而難入也夫親親仁也貴貴義也親親之仁不行則貴貴之義亦不行適庶之相怨一方此乃適庶之分所以不定也且庶之有陵適者何爲其然也以其自暴而自棄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胥靡之人登高不懼無所顧藉陷於罪戾不亦仁人之所隱耶故

曰圍師必闕歸師勿遏清官之不許也乃所以遏而不闕者也盍亦有以進琢而疏濬之哉嗚呼圭璋川沼亦有凡民與豪傑之別豪而不凡者何待進琢而疏濬之哉其孚尹而瀅澈者往往有發見而不可揜者邃學如朴守庵（拔華）宋龜峯（翼弼）清標如楊蓬萊（士彥）李淩壺（麟祥）者即其人也惜乎使此四人者出而爲時用其功利之及於民者豈遽出韓范下哉此其進退隱顯亦足以係　國家之安危關時運之盛衰錮與不錮其無損益乎哉吾子過矣吾子過矣

曰如子之言疏通亦可也然禁錮者四百餘年而一朝疏通非所以作事有漸之道也弊將不少清官要職豈容一切許

之乎其所疏通亦當有限勿許其極清極要姑以次清次要者許之以待年數之積而漸次復古亦未晚也曰作事有漸吾意亦然而疏通有限子謂不可此則有疏通之名而無疏通之實者也何也庶流之疏通亦已不一而足矣許之以郎僚則郎僚卑而庶流不尊也許之以臺閣則臺閣賤而庶流不貴也是可謂尊貴其人乎乃所以卑賤其官也且郎僚而有庶流之郎僚臺閣而有庶流之臺閣凡於注擬之際不得與士大夫相上下不得與士大夫相上下則庶之爲庶自如也已矣過此以往亦將如此尚可以疏通與否而爲其幸不幸耶如此疏通適足以瀆褻名器不如不爲之爲愈也

然則子所謂作事有漸者可得聞乎曰古之官人也爲官擇人今之官人也爲人擇官不問其賢與能何如惟地閥之高下是議故禁錮則欲其一切禁錮疏通則欲其一切疏通過與不及其不可行均矣盍亦以其人賢否而左右之哉凡爲治不法三代苟焉而已請以三代之制言之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而周禮有三年大比之說如欲以三代爲法不當大比而別之耶古之所謂別子者三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者一也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者二也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者三也第一說我國固行之矣第二說非我　國之所可議也至於第三說

則庶孽疏通之說近之夫既有庶姓之起爲卿大夫者則亦將有以別於不仕之道矣爲今之道莫若立庶孽選舉之法須三年一選選不過一人（待十年後人才作成始增其數）所選經明行修其選之也令公卿會議如經筵之選議定問於其人之宗子（即適子也若無宗子則問於門長可也）宗子不可改選他人既選號曰選士凡於注擬之際俾得與士大夫相上下既曰選士則是亦士大夫已矣豈復與庶流爲伍哉清官要職亦宜無所不許待其登科而授之其未登科者待其子孫亦可待其子孫也者是亦繼別爲宗之義也夫如是爲庶流者皆有自新之路其肯甘於自棄如前日之爲乎吾將見其勸於爲善爭自澡浴砥礪

向所謂守庵龜峯蓬萊凌壺之流幾何而不踵相接而肩相摩也彼澡浴而砥礪者固已知以庶陵適之爲不可況選與不選決於宗子之可否則爲庶流者其復有陵適者乎將滋益恭也適庶之分於是乎定矣然世之無知而妄作者亦多矣容有階之爲獘之慮當是法之行也申之以適庶之分其亦不可以已者也庶陵其適妾加其女君者有罪以庶奪適以妾爲妻者有大罪繩之以法不少撓貸是亦生道以殺人者也夫安有不率其教者乎總而言之是法也所以立賢也所以作人也所以弭怨也所以勸親親也所以勸貴貴也豈若一切疏通之說之執一而無權也哉嗚呼人物之渺然也

未有甚於此時也廊廟之間不言賢否而草野所以更相高下者亦惟爲人之巧拙而已今之士大夫所以賢於庶流者其能以寸乎於是時也而剔抉側陋鼓而舞之亦足以激勵頹弊至若操心危而慮患深可以增益其所不能則士大夫不如也吾安知其無絶倫而超彙者出於其間而有以挽回世道也哉其所以扶植而培養者不容少緩而世之君子循常襲故不思所以成人之美及其游談而聚議則輒曰庶流無人焉嗚呼其眞無人乎其眞使人而不得爲人也

右論庶孽禁錮之弊

復四郡私議

沿鴨江而下舊有四郡焉曰茂昌曰閭延曰虞芮曰慈城四郡之地延袤七百里或曰折長補短地不下海西或曰多曠野沃土收往往畝一鍾粤在我　世祖元年以四郡地邊女眞數被侵掠徙其民於龜城自是以後四郡之地空矣余嘗按　國家圖籍海西人民凡十二萬餘户所懇土田亦十二萬餘結使四郡不下海西郎十二萬結之田捐之爲不食之地民安得不困而國安得不貧耶思齋金公當我　中宗時議所以復四郡者事竟不行其如有邊虞何哉不以養人者害人其勢固也今時則不然雖西北一候可也沿江千餘里甲士寢而旌旗不奈何不及今募民以復我　祖宗之疆土

耶募民墾田莫如鼂錯之策所謂免罪拜爵者是也不欲墾田則已必欲墾田其於募民乎何有錯之後有爲拜爵之說者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耕者千夫之田千夫之長百夫耕者百夫之田百夫之長三年征之五年有儲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此虞集築堤之策也有爲免罪之說者曰凡徒配者日給穀二升耕作荒田供役一日準筭徒限一日如有親識願助供役者亦準通筭總計三百六十爲一年滿即釋放此諸葛升墾田之議也爲今計者擇於斯二者不亦可乎蘇氏制策有曰吳蜀有人而無地荆襄有地而無

人饑寒之民終不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是亦一策也竝記之以俟議復四郡如思齋金公者

復四郡可否說者多矣請一二其辭如南相九萬有經綸之才者也力主復四郡之議豈無所見而然乎　正宗乙卯尹文翼公蓍東以復四郡爲言關西伯金公載瓚不可曰封疆之民只有此數此實則後虛彼聚則此散使千里膏沃之地不征不稅則彼困于煩徭不堪其苦者其不波奔而輻湊乎四郡一闢則淸北之列州病矣金公之言豈

其然乎一時之害小萬世之利大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此之謂也利十功百不當易業而變常耶且天之生人民常與土地相當視其盈縮而損之益之故生齒日繁土地所出不足以養其人民則饑饉臻而癘疫興癘疫饑饉乃所以損之也若變而通之地有餘而人不足則天將不損而益之不崇不圮理之所必然也然則戶口之登耗在土地廣狹之如何所謂此實而彼虛者無乃過計之憂乎雖然金公之言亦不可不思四郡之闢也他郡安得不病乎知其病則其病可為也若不知其病則病不可為矣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在得人

為吏篇贈尹秉鼎

凡為吏之道四曰廉公嚴明

廉則足以率下公則民服焉嚴則號令行明則百為得其宜焉

視民如傷用之有節斯可以廉矣不偏愛（偏愛則偏德）褒多益寡斯可以公矣莊而簡默臨事果斷斯可以嚴矣精力無所分（如酒色音樂及凡百不急之務）思而後行斯可以明矣

若夫每人悅之以為仁發姦擿伏以為智今之所謂良吏也古之所謂不識大體者也君子不由也

凡為吏之道四以廉為本何也不廉則有我如之何其公也

不廉則爲下所箝如之何其嚴也不廉則人欲蔽之如之何其明也是故公也嚴也明也皆生於廉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夫侈用則傷財財傷則害必及於民故欲爲廉吏者必先節用

用之不節厥有七愆曰崇飲也不止傷財曰冒色也不止傷財曰嗜音也不止傷財曰肥甘也曰輕煖也曰所隨之衆也不止傷財曰所施之厚也

凡此七愆槩予以私而害公有一於此非所謂良吏者也然厥愆亦有淺深何也所施之厚所隨之衆出於睦婣任卹君子之過於厚者也輕煖肥甘出於便體而悅口求所以利吾

身而已矣厥愆爲大矧曰嗜音矧曰冒色矧曰崇飲此三者止說私計其亦有百害而無一利蕩吾之心戕吾之身亂吾之家壞吾名而損吾財何苦爲此然有爲之者是亦不可以已乎弗思已矣弗思已矣

此乃爲吏之大經古今通行之道也嘗閱朱子之言曰古之爲政以寬爲本今之爲政以嚴爲本言淳漓異宜也是故武侯之治蜀也以嚴以嚴治蜀此其所以爲識時務者歟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又曰弘而不毅則難立爲學亦然獨爲吏也乎式勉式士弘弘有餘而毅不足盍毅乎勉式士弘

題全義縣蠲徭節目一

生民切骨之冤莫如軍役訓鍊都監砲保之役其尤大而最急者也砲保之役歲納棉布一匹又納後錢五十五文而布之貴賤視棉豈歉故棉布一匹以錢代納則貴或過五百文賤不下四百文而又有五十五文此所以民不聊生散而之四至於十室而九空者也余之待罪于全義已半歲于茲矣言念民事若恫在己誓捐官復戶十結以矯其弊而十結所賦無以充四十一人之所納則計無所出秖自勞神而焦思矣不意都書員黃鍾吉知余苦心思所以贊而成之願以都書員復戶六結五負補其不足而大小衙前一齊樂從更無

異辭遂以官復户十結都書員復户六結五負凡十六結五負付之砲保色歲徵其稅以納都監而砲保四十一人則悉蠲其役俾無所與所以紓民力也茲成節目如左俾後人遵而行之

題全義縣蠲徭節目二

砲保番錢雖已矯弊而各樣軍役其弊尚多若騎兵若步兵若水軍若牙兵之流其番錢或以歲上下或以月加損多者四百文少亦不下三百文而吏之所以索錢者不止於此如都業之錢稽留之錢瑣瑣名目不可殫舉至若禁御兩營資保之役則雖曰四年一納而一納之數殆至千錢小則賣犢

大則鬻屋鬻所必至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爲民除弊莫如減其番錢而弊又有大於此者歷數軍案白骨甚多族徵隣徵顧天之聲四起則白骨之代定乃今日之第一急務也遂下令縣中曰軍若有既骨者悉來自言其惟不訴訴無不許凡一百有二十有二人於是以砲保軍移定以藥保軍移定以錢給代以除番軍官移定以錢給代以通引廳自募移定以錢給代而餘者不少充額不得額既未充則將何以議到於減其番錢也哉晝思夜度者凡十有餘日乃召座首乃召户長乃召吏房通計各樣軍保之額四百十五人而除其未充之數三十人又計諸般上納之錢八百九十兩而定其當徵之數每人二兩然後出錢三萬

以俟二十四洞使之殖利其息一萬二千歲輸其息以補上納不足之數又立排年加納之法俾無贏縮定爲恒式自今以往民有輕徭之樂吏無負逋之憂而諸般上納皆得以及期茲豈非一邑莫大之幸乎茲成節目如左俾後人遵而行之

蠲徭後記

二月初吉蠲徭節目成越翼日丙午列書既胥而免者一百二十有二人榜于墟市下令曰後三日免者父兄若子弟暨二十四洞洞長洞任咸造于庭己酉詰朝戒風憲五人人持一旗各引軍民以入禺中軍民畢至縣令乃盛服出坐吹笛

以召之東面風憲以青旗引其軍民立于東庭西面並大西小西
風憲以白旗引其軍民立于西庭南面風憲以紅旗引其軍
民立于南庭北面風憲以黑旗引其軍民立于北庭縣內風
憲以黃旗引其軍民立于中央之庭乃令門卒吹打如儀吹
打訖命軍民坐使工人作樂樂則與民樂之曲也樂既闋賜
之酒始縣令爲民作歌道其勞苦倦極有懷而不敢言者命
曰至寃所以倣東山杕杜之意也酒半令善歌者鄭東逸歌
至寃之歌軍民聽之相顧而喜一人起舞衆皆起舞舞者盈
庭有一老嫗向隅而泣問之乃前曰妾之子水軍既骨者鄭
阿只也人皆以死免妾獨未免是以悲耳即日免鄭阿只役

乃出蠲徭節目二十四冊槩殖利錢三萬以付二十四洞洞長洞任又頒朱帖一百二十有二紙使免者之父兄子弟得而知以某代之也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鳳棲集卷之六目錄

雜著

動靜問
爲學之方圖說
志感
文學難
文學難後說
三十六聲譯
讀重峯集
小喻

童難
遠色
同心言
金生慶烈字說
記金致岡事
宗賢祠上梁文
示全義縣諸生
白陽說贈徐應淳
贈金器卿洵卿
贈沈樂中

贈沈魯日
贈李朱二生
榮木
讀書記上

鳳棲集卷之六

杞溪俞莘煥景衡 著
門人達城徐應淳 校
清風金允植編輯

雜著

動靜問

瑞巖和尚常自問惺惺以否而朱子善之佛之徒亦然矧儒者乎然儒之爲道靜存動察異於佛矣豈惺惺之問而止乎作動靜問

存乎否乎

右靜時問

天理耶人欲耶

右動時問　無時不如此無事不如此死而後已或曰靜存動察雖則云然而以存屬靜其義不備夫敬者通動靜者也靜存而動不存可乎曰察夫天理與人欲則心已存矣

爲學之方圖說

窮理以致其知

立志

敬

主一無適 整齊嚴肅

動靜

反躬以踐其實

黃勉齋所撰朱子行狀曰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以成其始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蓋致知也躬行也居敬也是爲學之綱領而居敬又是致知躬行之標的也朱子格物之說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此四者致知之條目而躬行之張本也程門言敬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主一無適敬之在內者也整齊嚴肅敬之在外者也而主一無

適該動靜整齊嚴肅亦該動靜故敬齋箴有曰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非此之謂乎雖然爲學而不志於聖人則其所謂致知而躐行者亦不免安於偏見而急於小成故胡五峯有言格物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立志者致知躐行之頭腦也其立志將奈何如顏子孟子周濂溪程明道伊川朱子李栗谷而已矣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濂溪先生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張橫渠曰二程自十四五時銳然以聖人自期朱子自言十五六時讀孟子至堯舜與我同類者其喜不可言栗谷之言曰一毫不及聖人則是吾事未了

尹生秉鼎以余禮先一飯嘗從我老湖請益甚勤余爲圖若說如右以贈之今朴生洪壽之請又如尹生故以所贈尹生者贈之二生皆可與有爲者也余故不敢以匪其人辭

志感

聖人亦人耳何嘗兩其口而四其目哉人無有不可爲聖人者此吾所受於皇考者也十一歲聞之大學章句曰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盡字須著眼極字須著眼無一毫字須著眼此吾所受於先師者也時受大學合而言之程子所謂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者是也言猶在耳何日忘

之而年與時馳白紛如也君子之桑而小人之歸也必矣言念及此怛焉心疚其所以孤負父師者果何如也然失晨之鷄思補叟鳴東隅已逝桑榆非晚不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乎筆之於書常目在之庶幾乎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云爾

文學難

客有問於鳳棲子曰君子亦學文乎鳳棲子曰然君子不可以不學文文學子游子夏此之謂也客曰異乎吾所聞德行實也淵騫居之文學華也游夏居之君子之道不當去華而就實耶且人之爲人得如顏子足矣何必游夏氏之爲也鳳棲子曰唯唯否否與其華而不實也寧實而不華然野之與

史所謂楚失而齊未得也實而不華其蔽也野奈何去華如子之言聖人之門宜不道文學而夫子所以設科者匪三伊四子將何以教我子言顏子顏子之爲顏子其以德行而已乎且游夏之徒皆餘力學文者也游夏之學亦未嘗不實而子以爲華過矣夫德行之在四科猶仁之在四德也程子之論仁不曰偏言則一專專言則包四者乎德行亦然顏子之德行專言之德行也如冉閔之德行則偏言之德行也何也行夏乘殷服周而韶舞惟顏子可以聞之則顏子政事之才殆非冉有季路之所可幾也舉一隅可以三隅反矣閔子得夫人不言之評仲弓稱仁而不佞之目則二子之於言語容

有所短舉一隅可以三隅反矣善乎顏子之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觀此十有二句不餘一言不失一辭而所以從横捭闔者曄如成章顏子之言語文學果何如也惜乎天閼其年未及吐辭而爲經也傳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能於成己而不能於成物則其所以爲德者不亦偏而不全乎是故君子之修德也言語以發之政事以施之發而不信施而不行則文學以傳之此三者皆所以成物也故曾子作大學傳之子思子思作中庸傳之孟子大學不云乎明明德於天下曾

子之德其亦專言之德歟不然則曾閔之行其間不甚相遠何曾氏之得其傳而閔氏之不得其傳也抑嘗論之言不可以家喻故言之成物其功未博政不可以世守故政之成物其功未久至於文學則不然所以成物者有可以達四海下可以遠萬世此其爲功豈直與言語政事比哉吾嘗以爲子夏之賢以德則不如冉閔而以功則冉閔不如雖謂之亞於曾子可也何則德者所以凝道也文者所以載道也凝道載道虛實不侔而道之所寄則一也故曰在則人亡則書楊氏之爲此說亦豈無所見而然哉嗟呼凝道如顏曾者世不常有向使六經而不傳則仁義道德之說吾其孰從而求之耶

子夏所以傳經者於詩有序於禮有喪服傳其於春秋則未及自爲之說而公羊高穀梁赤皆是子夏之門人也又有爾雅一部以釋六經凡此諸書不無粹駁醇疵之可議而所以羽翼子六經者不少且子夏之教人藉手文學學之有所依據故西河之門弟子雲集轉相授受久而不替兩漢諸儒凡以專門見稱者有不以子夏氏爲祖者乎蓋曾申受詩於子夏傳之李克李克傳之孟仲子孟仲子傳之根牟子根牟子傳之荀卿荀卿傳之毛亨毛亨傳之年長而詩之故訓傳作焉公羊氏以春秋傳其子平而平之子地地之子敢敢之子壽世傳其學學於壽者董仲舒也仲舒豈但爲春秋之學哉

有道之大原出於天正其誼不謀其利之說所謂青出於藍者其是之謂乎穀梁氏之學再傳而得申公三傳而得孔安國安國以書申公以詩有尚書傳若魯詩故訓荀卿又以左氏春秋傳之張蒼張蒼傳之賈誼賈誼傳之貫公而貫公之子長卿學詩於毛萇學春秋於貫公傳之張禹傳之尹更始傳之翟方進傳之劉歆傳之杜子春爲杜氏之役者若鄭興若賈逵若馬融是也興之門有鄭司農著周禮解逵之門有許祭酒撰五經異義說文解字融之門有鄭康成箋毛詩註三禮凡此諸家裂輻異户各尊所聞而溯而上之則皆出於子夏子夏之文學其可少之乎六經之不亡伊誰之功也客

曰子夏之學不爲不傳而傳之無弊不如曾子之學如田子方一派流而爲莊周是也且所貴乎傳經者爲其傳道也道不傳傳經何爲自曾申公穀以下可以議到於斯道者惟董仲舒一人而已其餘諸子止於傳經而所以傳經者類多傳會穿鑿以害本旨故一轉而爲孔穎達賈公彥再轉而爲邢昺孫奭則承誤踵訛旁證側引或書三紙而未有驢字或說五字之文而至於二三萬言其辭愈繁而其旨愈晦程朱氏所以一掃箋註良以此也然則子夏之文學適足以啓末流之弊度吾所學既不能作大學又不能作中庸則與其啓末流之弊無寧文學之不事乎以吾所見則冉閔之不事文學

乃所以賢於子夏也鳳棲子曰吾子之言君子則君子矣惜乎其太快闊而少斟酌也子以子夏爲啓末流之弊而不知子說之亦將有弊耶商也之不及夫子言之則其學不能無偏傳之無弊固不如曾子之學然末流之弊聖人之所不免也莊周之出於子夏曾是子夏之罪乎且子夏之所以偏不在於文學而在於文行之抑揚太過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是也而莊氏之學異乎章句訓詁之學則其弊之不生於傳經也亦明矣今吾子以不學文爲賢此正子夏末流之弊而乃以文學爲子夏之弊耶漢儒之止於傳經誠如吾子之說然方詩書之煬而爲烟也掇拾斷簡作爲箋註

其功不小漢儒之傳經亦豈易言也哉大抵漢儒箋註得於文而不得於辭得於辭而不得於意其說之傳會穿鑿亦職此之由也程子病之思以矯其弊故程子經說以辭而不以文以意而不以辭又使學者求之言意之表乃得魚忘筌之意也非所以一掃箋註也至於朱子則其爲說又不如程氏其意則本之程氏其言則參以漢儒如說仁而不離於愛說權而曰與經有辨之類是也朱子所以心公而見明者如此故集註之改於舊說者乃其大義所在不得不改者耳如名物事證若其言之無害於義則悉沿漢儒漢儒箋註其果見掃於朱子乎其當扶而不當抑如此然漢儒之傳經誠有穿

鑿之弊雖弗予可也並與子夏而欲弗予則吾不知其可也
噫漢儒之訓詁由於子夏之傳經宋儒之道學亦由於子夏
之傳經程朱其生而知之者乎將得之於遺經也由前而言
則子夏之學不可謂無弊由後而言則子夏之學不可謂無
功子乃其弊之爲言而其功之不言獨何歟無成與虧是昭
氏之不鼓琴也吾儒之學亦如昭氏之不鼓琴可乎客有問
曰吾亦惟之子夏傳經果有功於吾道但以文學爲可以傳
經則予甚惑焉子游之學無聞於後世何也子游不亦在文
學之科乎曰子游之學其傳與不傳吾不可詳已然子夏衛
人也中國之處而開門授徒四方學者可以輻湊乃若子游

則吳人而學於中國者也古人言吳學始於言偃楚學始於陳良以魯變吳所謂章甫而適越也一齊而衆楚也此其所以一傳而一不傳也歟曰後世爲文者動輒以游夏爲言是皆游夏之徒歟曰不然文亦有華實之可言依乎道而爲文者實也不依乎道而爲文者華也以實則爲游夏之徒以華則爲司馬遷相如之徒文不可以一槩言也客喜曰聞一聞三聞所以爲德者聞所以爲文者又聞君子之道無往而不在也

文學難後說　辛亥

亡友沈君憲余從之游累年君憲常以爲學道者不可學文

而余以爲學道者不可不學文君憲輒正色曰君何爲學之雜也余曰君何爲學之固也與之相持而不相下此余文學難之所由作也久之君憲謂余曰君言是也吾將學文自是君憲之學日益進余謂君憲所就將不可涯涘噫今已矣夫歲辛亥秋余在石華山中病日漸一日風雨至卧念少壯時爲之矍然良久嗟呼吾已老白首矣學道有年而無聞於道何爲其然也其學文之過乎夫文不工則不得也文之日工乃道之所以日遠也余以君憲爲固君憲既已從吾言矣君憲以余爲雜吾獨不從君憲之言乎使君憲而在者吾將告之悔以畢其說一弦一韋顧不相笑而莫逆耶惜乎九原之

不可作也近李公五金定汝與余遊二君皆學道而文者也余既喜其不固又懼夫日工而日遠如余今日之悔尤而效之二君必不然始余爲二君言如所告君憲者既告告君憲者故並其未告於君憲者而告之

三十六聲譯

等韻字母凡三十有六而訓民正音初聲止於二十六字其於字母殆三分闕一四聲通解雖增五字以別正齒齒頭而知徹澄孃敷五字依舊與照穿牀泥非無別夫等韻增減言人人殊莫適所從然等韻之學創於神珙而成於守溫字母之淆亂不折於神珙守溫而折於何人乎訓民

正音只信黃翰林一人梅竹成公奉敎撰正音時皇明翰林學士黃瓚謫遼東成公爲質問音韻往來遼東者凡十三四聲通解只憑洪武正韻一書其畧而不備也宜弋今因顧野王玉篇排位參之呂介孺方合山諸說就通解所增而復增五字仍並新舊字爲譜如左以俟知音

角 牙音 或曰脣音呂介孺以爲牙音用斷聲在上脣是也ㄱ之爲牙ㄴ之爲舌ㅁ之爲脣人之爲齒ㅇ之爲喉皆所以象形也餘皆倣此

見 ㄱ 初聲ㄱ

溪 ㅋ 初聲ㅋ

羣ㄲ　初聲ㄲ

疑ㅇ　初聲ㅇ

徵　舌音

端ㄷ　初聲ㄷ　知ㄸ　初聲ㄸ　新增

透ㅌ　初聲ㅌ　徹ㅌ　初聲ㅌ　新增

定ㄸ　初聲ㄸ　澄ㄸ　初聲ㄸ　新增

泥ㄴ　初聲ㄴ　孃ㄴ　初聲ㄴ　新增

右舌頭　右舌上

呂介孺曰泥舌頭孃舌上今就玉篇排位以呂說例之則端透定亦舌頭知徹澄亦舌上○ㄴ泥母字豎畫在橫畫左

邊是舌頭象形上孃母字竪畫稍近中間是舌上象形

方合山曰知照終別知以舌卷舐中腭照乃伸舌就上齒內而微縮焉今按徹與穿澄與牀其別亦如此

羽 唇音

幫방 初聲ㅂ 非빙 初聲ㅸ

滂팡 初聲ㅍ 敷풍 初聲ㅹ 新增

並뻥 初聲ㅃ 奉뽕 初聲ㅸ

明밍 初聲ㅁ 微밍 初聲ㅱ

右重唇 右輕唇

方合山曰非乃外唇之最輕聲以上齒壓下唇而氣挨下

唇出聲出聲則唇即開夫數則始終不開唇唇中微有縫故聲出耳

商　齒音

精 징　初聲ㅈ　照 ㅉ　初聲ㅈ

清 칭　初聲ㅊ　穿 ㅊ　初聲ㅊ

從 ㅉ　初聲ㅉ　牀 ㅉ　初聲ㅉ

心 심　初聲ㅅ　審 심　初聲ㅅ

邪 씌　初聲ㅆ　禪 썬　初聲ㅆ

右齒頭　右正齒

宮　喉音

曉ㅎ 初聲ㅎ

匣ㆆ 初聲ㆆ

影ㅇ 初聲ㅇ

喻ㅇ 初聲ㅇ

ㅎㅎㅇ三聲東俗作一聲中國亦謂疑影喻易混而方合山辨之以爲疑用力斷𦖞使聲橫放于兩牙間喻影但虛引喉與𦖞無涉其說得之

半徵 半舌音

來ㄹ 初聲ㄹ

半商 半齒音

日이　初聲ㅅ

讀重峯集

一陰而一陽者數之不得不然者也抑陰而扶陽者道之不可不然者也是二者皆天也然不得不然者天而已矣若夫不可不然者則待人而行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爲人斯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乎傳曰志壹則動氣天人一也吾安知其不可不然而然者不使不得不然者而不然也是故君子喜言善惡小人喜言吉凶如陰陽卜筮之流是也君子不爲也不爲也者爲其害於不可不然之道也余嘗問於客重峯先生何如人也曰有道之君子人也然則君子之所不言而

言之者何也先生嘗見白氣亘天者三語人曰倭將分三道攻我聞有聲如雷曰此天鼓聲也今日倭已發艅諸君盡去諸己而皆如先生言凡此之類神則神矣而此乃甘石之倫之說耳奈何以有道之君子而說甘石之所說也曰若先生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也未必工於其說如甘石之爲吾子比而同之過矣曰不然夫至誠也者至聖之道也先生固有道者也至聖則吾不知也且所謂至誠前知者異乎象數之說矣先生嘗言鄭汝立必反汝立果反言玄蘇歸倭兵必至玄蘇歸倭兵果至子以先生爲至誠之前知者耶以此則可以彼則不可道言三道日言今日者不亦象數之說乎

吾未見不工而能之也客未有以應久之讀先生文集渙然而悟噫先生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是乎先生之戰於錦山也以孤軍攖强敵其勢必敗不待明者而後知之也而況先生乎既以爲三道攻我矣又以爲今日發艇矣其所前知者若是其神也獨於錦山之戰而不知其勝敗豈其然乎何爲其戰於錦山而死之也以爲人臣子其道不可不然而然耳自古戰而死者非一而知其必死而戰如先生者果幾人耶數之不得不然者先生固言之而觀於先生之爲一出於不可不然之道其亦以不得不然而爲不可不然之道之害者耶嗚呼先生一呼從者如雲七百義士有死無二何其壯也其

所摧敗亦足以折倭人傖悍之勢倭之不敢長驅而西伊誰之功也觀於先生之爲必欲使不得不然者不然此乃先生所以說甘石之所說者也先生之所不可及者其在是乎嗚呼世之君子亦有以先生之心爲心者乎不幸而丁陽九之數亦思所以不可不然者而已矣不此之爲輒曰時也勢也一木不可以支厦隻手不可以擎天嗚呼爲此說者其皆先生之罪人乎

小喻

鳳棲子閒坐童子爪其蝨於前鳳棲子曰吁蝨可殺乎對曰嚙人肌膚不可不殺鳳棲子曰蝨何從生曰肌膚肌膚則不

殺不亦可乎蝨之爲物以肌爲父以衣爲母是亦屬毛而離裏者也天生人人生蝨蝨生蟣蝨也者氣化者也蟣也者形化者也蟣與蝨如人子若孫然奈何殺之曰生於肌反害於肌是忘本者也尤不可不殺然則汝之忘本也亦多矣人之生也始也氣化繼而形化生齒橫自有不父天而母地者乎天地之道健也順也元也亨也利也貞也道立天地位道不立天地不位使古聖人不作即天崩而地坼久矣是故君子之道靜虛動直明通公溥所以撑霄而拄壤也不明不義不公不仁不仁不義不亦害於天耶其忘本果何如也若此者雖人面乎其與六足而趨北者奚以異故曰順天者昌逆天

者亡天亦有爪矣乎童子啞然曰先生欺予哉善賞淫殃天其可必乎哉曰吾聞之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亦儆幸乎儆而獲免蟲亦有之盍觀於斯乎指鍵而北趨者童子唯唯而退識其說爲生於天而害於天者戒

童難

余之贈言於金氏兄弟也引詩風雨雞鳴之語未贈以示阿虎虎圜視曰奚取焉此非淫奔者詩歟曰然朱子集傳雖則云然小序則與朱傳異風雨思賢才也子衿刺學校廢也有序說焉是之取爾虎曰吁奈何取與朱傳異者此未可易之耶余瞿然曰唯爾言是也朱傳之異於小序者不止於此故

漢學宋學各習其師至若風雨子衿雖爲朱子者往往舍此而取彼引之如吾之所引者不可一二數吾亦沿常襲故而然耳爾能以正諭我庸詎以童觀而小之耶吾將易之既而曰易固可矣不易亦何不可之有夫詩也者斷章而取義者也吾則斷而取之而已何嫌乎異於朱傳耶斷而取之朱子亦然白鹿洞賦不曰廣青衿之疑問乎衿亦以學校言雞獨不得以賢才言耶嗚呼斷而取之可舍此而取彼不可奈何取與朱傳異者爾言是也爾其慎守之哉

遠色

遠色者鮮矣士大夫亦以爲難況卑者乎卑而遠色者有二

人爲崔潤身也崔昌奎也其遠色奈何潤身嘗隨試官周遊關西數十日妓無日不在其傍潤身若不見也者有一妓前而自薦曰願以身奉匜周旋潤身不可曰賴君之惠髢而裳斯亦榮矣又不可妓曰髢吾所有裳吾所有妾豈敢希君抄忽耶止得君一顧之名足矣再三請不去潤身竟不許試官尹學士士弘也歸而道其事如此昌奎其家在驪州里有遊女心悅昌奎乘夜投昌奎所以其私告昌奎正色曰女子之行乃如是耶不扶不悛趣折枝來女俛首有間折枝來褰裳惟謹語稍泄里中少年輒揶揄昌奎以爲非夫其夫聞之亟詣昌奎拜謝而去嗚呼二人者其賢乎哉識其事以諗年少

士大夫從吾遊者卑者亦然況士大夫乎既又語二人者曰爾母或有始無終既識之矣又以覆瓿可乎二人者皆學於余者也

同心言

鳳棲子在全義縣三年庖人繼肉使令足於前有不出出則有輪有蹄人皆以鳳棲子爲安乃鳳棲子不能安郁然者白溼然者憔悴一日得尹周老所爲彌陀山讀書記而讀之曰十月庚申予入彌陀山中借禪房讀書就予靜也前二日隨伯氏及諸從遊　恭陵是日也有酒有肉酣飲且飲歌吟笑呼以相樂也既入此山共僧齋食終日對卷掩卷則嗒然隱

几聽沙彌誦經比丘婆念佛而已其視　恭陵時酣飲且飫歌吟而笑呼者何枯淡之甚也噫富貴貧賤之不可常如是夫昔之芬華忽焉卷之宜乎鬱悒佗傺不堪其憂也而予安之何也予之所就乃予心之所好也苟非其所好豈能一日安於淺山敝刹之中乎讀未既鳳棲子喟然而歎曰周老賢乎哉寬閒之野寂寞之濱高山峩峩流水洋洋微斯人吾誰與歸

金生慶烈字說

金生熹烈字曰永和既而更名慶烈而難其字問於余余曰盍仍其舊生曰有說乎曰有和風慶雲顏氏之象也以慶名

字之以和不亦可乎生悅曰唯唯何謂和風慶雲曰和風慶雲天地之和氣也在人其中庸之道乎夫焚輪扶搖爲風不一而清清泠泠是曰和風草莽魚鱗爲雲不一而郁郁紛紛是曰慶雲是故君子之道匪彊匪變弗紋弗蓋蓋其焚輪而紋其扶搖乎故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豈欺我哉顏氏之道中庸之道也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斯其爲和風慶雲之象乎晞驥則驥晞顏則顏永和其晞之哉生曰晞顏有道乎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如斯而已矣抑吾聞之程朱孔顏之階也世亦有躐階而造乎堂者耶乃歌曰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又歌曰豪傑之才聖賢之學

景星慶雲泰山喬嶽生情乎若有思者良久曰敢不敬蚤夜奉而周旋

記金致岡 鳳周事

金致岡學於吾先君子者也未三十而卒時余甫五六歲不能記也先君子嘗以有志無命稱惜致岡余時尚少亦不能問其詳也致岡順天人也父曰南海縣令志和母曰趙氏趙氏之未嫁也爲其母搤虎以尸還聞者以比楊香南海亦以孝子聞先君子云金明叔吾所兄事者也往往爲余說故事其言曰吾少也家南山下與金南海之子字曰致岡者遊噫致岡端人也與客如道峯書院讀書有一女子居院前其容

丰然致岡見而悅之女子亦悅致岡與之期于涸軒之中明日致岡出由道門俟由道門者書院之大門也踟躕良久反顧其門翻然悔曰出自由道門爲此不合於道者耶女子至告之悔遂去不顧近余讀先君子遺藁得致岡所爲大學問太極問問皆不泛而切言亦鑿鑿中竅讀其書未嘗不思先君子語及聞由道門事爲之愀然有頃嗚呼此其所以爲有志者歟既又念之使吾先君子聞此其所稱惜必不止於一再殆未之聞也余問明叔致岡之家何之曰不知其所之或云在楊州致岡有子乎曰不知也嗚呼致岡寒族也家又不知其所之吾不爲之言孰爲致岡表章之者記其事使後人

知其有志者全致圖也

寧海府宗賢祠上樑文

在古則廬山之下有卧龍之潭在今則洌水之南有白鹿之洞武侯之像既在於卧龍文公之祠則宜於白鹿恭惟文公先生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非管蠡之所可測窺而乾之文言則曰純粹精坤之六二則曰直方大孔子之言可證周公之辭不誣精其先生之天資大其先生之日用乎所以備春生秋殺之氣全嶽鎮海運之功明於庶物而察於人倫蘊爲德行而行爲事業廼和夜半之疏綫綫乎堯君而舜民寒棲秋風之辭囂囂然木食而澗飲濂洛之後裔也大成洙泗以還

一人而已既舉足而爲法亦矢口而成言玄蔚黃芽之前元元本本之玅緣圖丹書以下生生化化之機井井如篚立而筍橫燦燦如圭合而璋判其小無内其大無垠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記所謂川流而敦化易所謂知崇而禮卑於是聚訟息於後鄭小毛是非疑於九師五傳柱下之史漆園之吏相與鉗口吞舌於玄玄之門黃面之釋紺眼之禪不敢開喙弄吻於空空之界總而言之則爲去聖而繼絶學爲萬世而開太平先生之言可湮則五嶽可崩四瀆可竭先生之道可變則天行可東七曜可西於乎道大而德宏翕然家戶而戶祝武夷考亭雲谷星溪之院婺源晉江霞洲漳臺之祠棊布星

羅霧列雲合縱橫萬里何地而無笙簧金石之堂上下千年何代而無蘋蘩蘊藻之豆然神州赤縣之地久矣服左衽而言侏儒而樂浪玄菟之邦猶自冠章甫而衣縫掖遼陽城郭非昔日之人民江左山河似中土之風景使先生精靈而不昧則將曰此邦之不可與處而東方兮可以久留矧茲白鹿之洞望日鳳翥於南騰雲龍蟠於北崇岡西走巍巍乎競秀千巖鉅海東來浩浩乎一碧萬頃葱瓏之山汩瀧之水不須少室之所盤旋藏脩之室遊息之堂何必昇元之所經始於是即榛莽之故址起藻雘之新祠詢謀之所僉同造物之所陰相採土則如雲於舉鍤度木則成風於運斤吉日良辰工

棟下守其形勢之犖如周寢之松茂竹笆其規模之宏如蜀祠之槐新杏古矩步方領可以周旋於其前奇鼎偶邁可以陳列於其下升斯堂而歌澗水山木之句入其室而誦白石光風之詩儼然野服之容莞爾跏趺而坐使人如躡後塵於黃直卿李方子之列樞衣而趨隅順下風於隱求齋止宿寮之間執經而問難千載而如朝暮江漢濯之而秋陽曝之一日而動四方高山仰止而景行行止壺奥沈沈扃除肅肅瞻華構而永懷雲山蒼蒼江水泱泱誦遺風而延佇載陳善頌助舉脩禊

兒郎偉拋梁東碧海茫茫一望同天畔羣峯初罷霧扶桑紅

日出曈曈

兒郎偉拋梁西龍頭巖畔暮雲低郊原漠漠滋新綠過雨前宵恰一犂

兒郎偉拋梁南櫂歌宛聽武夷巖依然第四曲中景月滿空山水滿潭

兒郎偉拋梁北天摩巨石蒼蒼色山巔日日雨兼風萬古苔顏長不泐

兒郎偉拋梁上一天星斗清而朗夜深灝氣通虛襟碧落無雲涵萬象

兒郎偉拋梁下澗水泠泠日夜瀉獨抱瑤琴誰與言鳥啼深

樹雲橫野

伏願上樑之後雲師雷公前擁而後衛山祇水若左叱而右呵雨不洗而風不磨丘不夷而淵不實蛟龍虎豹爲之遁藏荆棘蓬蒿爲之不入雲集乎端弁搢紳之士風動乎皂隸輿儓之流鳥嶺以南七十二州里爲冠蓋而門成鄒魯鴨水之東方數千里家知禮讓而人識廉隅

示全義縣諸生

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爲人說四句偈勝於七寶布施老佛亦然況聖人之徒乎郡縣之課藝也例以紙墨疇之而余易之以書是坐進此道之意也是爲人說四句偈之意

也諸生志之哉傳有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白陽說贈徐應淳

有白而無黑可乎曰不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白而無黑則吾將惡乎息矣有陽而無陰可乎曰不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有陽而無陰則吾將惡乎生矣然則君子之道貴白而賤黑尊陽而卑陰者何也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得其二是孔子之徒也得其一是老氏之徒也有說乎曰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愛之周也無黑白之謂也知之擇也有黑白之謂也有與無並行而不相悖而老氏之言曰聖人爲腹而不爲目爲腹而不爲目則一於無而已矣故曰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曰儵與忽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莊氏之道其亦老氏之支流也歟以腹則彼與我同以目則彼與我不同同其所同不同其所不同不亦可乎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夫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則吾安得是此而非彼耶是同其所同之謂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則吾安得不是是而非非耶是不同其所不同之謂也動靜以經之善惡以緯之周子之旨其微妙矣哉然同其所同則彼既同乎我矣凡吾所欲言者彼亦言之吾雖不言可也不同其所不同則彼其不同乎我矣凡吾所欲言者彼則不言之爲吾徒者又安

得而不言之耶吾聞之也道不可以兩是德不可以雙行雙行不義也兩是不智也天地之道通於元亨而復於利貞通而不復則天地之道幾乎息矣故君子之道其處之也正裁之也義之白而不之黑之陽而不之陰彼半黑而半白者黑之徒也終亦必歸於黑而已矣乍陰而乍陽者陰之徒也終亦必歸於陰而已矣大丘徐生從余遊一日謂余吾將以白陽爲號余曰善哉生之爲道也從其有黑白者不從其無黑白者生其孔氏之徒歟生曰否否吾之所居是白岳之陽也是以爲號子所謂黑白陰陽不幾於郢書而燕說乎然子言是也敢不敬蚤夜以奉教遂書其說以贈之

贈金器卿 晚植 洵卿 允植

立志爲學之本也學者之立志其猶行者之有歸而射者之有的乎是故擊蒙要訣以立志爲首聖學輯要亦然李先生豈欺我哉爲學之道知與行而已志不崇則狃於偏見而安於小成志不固則思未至於精思而踐未至於力踐不崇不固非吾所謂立志者也茲掇先民所言以贈器卿洵卿吾贈言乎哉先民之言也

內則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

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右言立志

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右言有志者事竟成

丙辰冬器卿洵卿日來訪余問曾思二傳器之德器洵之力量皆可與有爲者也一此不懈異日所就其可量乎余故書此以贈之既又轉而諗國卿國亦才氣過人者也區區所望之深豈遽出器洵下哉詩曰風雨淒淒鷄鳴喈喈請爲金氏諸兄弟誦之

贈沈樂中

勇其知仁之歸乎困而知之雖愚必明勉强而行之雖柔必剛困知勉行非勇而何撫古格言以贈穉和所以勉勇於向前也

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許魯齋曰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

薛敬軒曰吾心誠有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贈沈魯日

千萬人中常知有己天理之公也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未免乎人欲之私者也何也由前則守身者也由後則謂人莫己

若者也

贈李暘秀朱潤二生

君子之道溫而理溫也者春之象也理也者秋之象也其德不孤此其爲中庸之道乎李朱二生自此來與余說大學中庸朱生溫者也李生理者也將歸請余贈言余何言哉曰溫而理而已盍各裒而益之請益曰一於溫其蔽也流故曰直而溫勉之哉朱生一於理則文文則史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勉之哉李生既又告朱生曰生朱子之後也不聞朱子之言乎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矣

榮木

四月五日遊得月樓冠者十二人童子二人以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分韻和淵明榮木

菀彼榮木戎戎其花有客莘莘君子之華

菀彼榮木牂牂其葉有客莘莘君子之業

榮木之實晚其碩而君子之德淵其塞而

木之榮矣歲云徂矣先民有言良士瞿瞿

讀書記上

程子之言引而不發故門人未達往往向別處走朱子則叩其兩端而竭焉故學者無所自得又不免依樣畫葫噫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此之謂乎

只如說誠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朱子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無忘是遮詮也容有可思眞實是表詮也不容有可思

中庸之不易平常亦然表詮遮詮出於佛書

程子曰易變易也朱子曰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程子只說流行而朱子則兼對待而言之程子曰不偏之謂中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程子只說未發而朱子則兼已發而言之

伊川之言如官桂大黃對症投劑沈疴脫然朱子之言如八物湯雙補九陰虛者可以調榮陽虛者可以養衛

自大學而之論孟須用分析功夫如協時月正日自論孟而之中庸須用湊合功夫如濬畎澮距川

大學之明命中庸之天命同耶不同耶曰不同明命之命所命也理也天命之命命之也氣也而理在其中

四有五辟均是情也而忿懥好樂由己而生親愛賤惡由人而生故四有之病不除則身不可修五辟之病不祛則家不可齊

論語集註訓仁者三曰心之德愛之理曰全體而不息曰當理而無私心何其爲說之不一也前一說以仁體而言之也後兩說以體仁而言之也然全體而不息是就存心說

當理而無私心是就制事說

是禮也三言眞聖人之言乎使凡人而當之耶强者怒於聲懦者怒於色所以自解者呶呶不休是則不足言自好之士濮自降挹徐曰我實不知禮則可謂長者之言然是口然而心不然也不亦不平之辭乎過此一等則文中子之無辨是也所以自爲則善矣如爲人何道理不明其亦有體而無用乎如孟子之言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斯可謂有體有用而我與子敖不免對舉其言尹士惡知予亦然何能如夫子之無我耶惟顏子之犯而不校可以與此然顏子不校夫子無校淵泉曰儘甚精當

嘗讀子曰志於道章曰志道則二據德則一又曰據德則二依仁則一

不忮不求行乎貧賤之道也富貴則如之何曰不驕不吝何也有而驕者無則忮有而吝者無則求驕吝忮求其病一也呂氏曰强者必忮弱者必求愚亦曰强者必驕弱者必吝朱子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愚亦曰忮者求之枝葉求者忮之本根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三子之自言其志何其似夫子之言也可以見夫子知人之明可

以見三子自知之明可以見孔門諸子言行之如一而夫子之於諸子聽其言而信其行

暮春和之至也服春服則脫然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則與衆樂矣浴乎沂則潔風乎舞雩則清詠則不迫而歸則不流即其言而想其人是和者也是脫然者也是與衆樂者也是潔而清者也是不迫而不流者也豈三子者之所可及哉然則朱子之訓何不如此曰點之胷次動而不括非其言之所可既也訓之如此則泥而不通矣

詠而歸其樂盈而反之謂乎詠而不歸是爲莊子而已矣是爲列子而已矣夫子將不與也

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其亦詠而歸之意乎或曰明道此詩吾不知其意味曰如不知此詩意味何不取李商隱詩與此相間而諷詠乎其閒忙何如也商隱詩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與師言者相師之文也相師者與師言之實也子張以文夫子以實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與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意思一般然舜之像夷然孟子之

像巍巍然此其聖賢之別歟先君子之言如此

仲尼中和之至也窮天地亘萬世天地位而萬物育伊誰之功也

尊爲天子高明之象也富有四海博厚之象也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悠久之象也惟其高明博厚悠久是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心之爲病者四曰昏曰擾曰怠曰肆所謂淵淪而天飛凝氷而焦火也昏之與擾怠之與肆其勢相反而其病相因何也無思也昏則其有思也擾無爲也怠則其有爲也肆一昏一擾互爲其根一怠一肆亦互爲其根是以君子惺惺

然澹澹然亹亹然兢兢然能是四者則昏擾怠肆之病去矣然其功亦相因非有四件工夫也惺惺也澹澹也亹亹也兢兢也一言以敝之曰敬

昏者所以不智也怠者所以不仁也擾者所以無義也肆者所以無禮也智者義之藏故昏亦爲擾之藏禮者仁之著故肆亦爲怠之著合而言之昏與擾不智之病也怠與肆不仁之病也故昏擾則不能致知怠肆則不能力行或曰擾之所以無義何爲其然也曰千緒萬族膠膠擾擾何能精義以致用乎

醫家脈法可以喻心春而弦怠也夏而洪肆也秋而浮擾也

冬而沈昏也

朱子萬世學者之準的也程朱之所不同吾其舍程而從朱子

由朱子而下洞見大原者二人中國則羅整菴東方則李果谷是也整菴於朱子說往往不從程子不云乎范氏之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余則曰整菴雖不識朱子却識道尤菴廣大者也農巖精微者也靜菴高明者也而退溪沙溪道中庸者也惟果谷兼之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惜乎使天假之以年數要知不致其廣大而盡其精微乎

問程書論蒲人要盟其說有二一說曰盟可用也要之則不

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游定夫錄○二先生粹言又有與此章大同小異者一說曰蒲人要盟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是二說何說爲定論耶曰皆定論也何也曰前說權也其伯子之言乎後說經也其叔子之言乎然則二先生說吾雖適從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吾其從叔子乎

中庸首尾皆有所由來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郎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之謂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郎說卦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謂也然則子思其述而不作者乎抑前聖後聖

若合符節而然乎

小學所載庾黔婁求以身代之說考之南史有數日而愈四字而小學刪之近思錄所記程子責謝上蔡歸應鄉舉之語考之遺書有是歲亦登第一句而近思錄去之朱子之旨見於編書者其深矣哉朱子之旨如何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陸放翁詩曰人誰敢侮修身士天不能窮力穡家余嘗有味於此語書諸壁上既而思之此非知道者語也修身力穡皆吾所當爲爲吾所當爲而已侮不侮窮不窮不亦功利之說乎是怨天尤人之根柢也荀子修身篇有曰良農不

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註云折損也閱賣也）不市士大夫不爲貧窮怠于道余欲以此易彼

或曰老子之被褐懷玉其亦衣錦而尚絅也夫余曰似而非曰有說乎曰被褐懷玉褐先於玉衣錦尚絅錦先於絅所先不同也

邵容春有言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善哉言乎然抑楊太過得無後弊乎余欲改之曰寧爲眞士夫無爲假道學

益者三友先言友直直與諒有差等乎曰以人則等以益於所與遊則直愈於諒李成伯云噫成伯直者也益於我不

訾今也則亡安得勤攻吾闕如成伯者乎

文文山被執於元其友王炎午作生祭文徧張驛道曰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輓歌弘光末南京不守王毓蓍自沈柳橋死留書致劉念臺曰毓蓍已得死所幸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毓蓍念臺門人也噫死生之際人所難言而二子言之所以愛人以德者至矣余常以爲爲朋友不能於炎午之祭文則朋友之道有不盡分處爲師生不能於毓蓍之留書則師生之道有不盡分處

知仁勇高明博厚悠久之德也郊社禘嘗高明博厚悠久之業也天地位萬物育高明博厚悠久之效也尊富饗保高

明博厚悠久之應也說人說天要不出此三語何爲其然也曰道一而已矣天與人豈有間乎

嘗讀至今夫山今夫水而疑之曰山與水在天地之外乎既言今夫天今夫地而又言山水子思何添蛇之足也既而思之今夫天以覆物而言也今夫地以載物而言也山與水則以成物而言也生殖居興皆成物之謂也去此二句則其意不全矣又嘗讀至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而疑之曰日月霜露不在覆載之間乎既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而又言所照所墜子思何續鳧之脛也既而思之上二句以地言也下二句以時言也何也天之所覆應上章無不覆

幬地之所載應上章無不持載日月所照應日月之代明霜露所墜應四時之錯行是亦高明博厚悠久之餘意也去此二句則其說不備矣

朱子曰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禁止著力之辭也論語集註以自然著力對舉而言之者不止於此如言仁則曰無適不然是自然而言知則曰不易所守是著力也言仁則曰天理之周流是自然而言恕則曰全其天理之公是著力也此皆讀者之所不可不察也（淵泉曰中窾）

余又以顏子之明睿所照爲自然賜也之推測而知爲著力（淵泉曰的當）沈君憲難之曰顏子知十已是自然則孔子耳順

要著何語余曰以顏比孔則著力以顏比賜則自然止曰無喜色則心未必不喜也止曰無慍色則心未必不慍也故集註亦曰喜怒不形喜怒不形即怨欲不行之意也子張務外故其於論人亦以色而不以心夫子之不許其仁宜哉淵泉曰以是爲子張務外之病恐衛太澂文余故不敢自信近見朱子答林擇之書已有此意且引伊川說爲證

顏子之物我無間以心言子文之物我無間以事言淵泉曰的當

無憾無伐無施皆所以去不善也安之信之懷之則一於善而已

人於鬼神要無則不敬要有則不遠敬而遠之則既不要無

而又不要有矣集註所謂鬼神之不可知者其於有無不落一邊但不惑二字說得遠底意較重豈樊遲之病在於要有不在於要無而然歟淵泉曰中窾

先難所以求當理也後獲則無私心矣故曰可謂仁矣淵泉曰中窾

知者動是以樂水仁者靜是以樂山動則不滯靜則不遷淵泉曰中窾

志字從之說文志从心之聲志於道如足之所之據字從手據於德如手之所執集解曰據杖也依字從人從衣依於仁如人在衣中

倣箇骨子淵泉曰剖析至精

安仁又高於依仁一等安仁則人即仁心即道

憤而不至於忘食非憤之至也樂而不至於忘憂非樂之極也發憤忘食樂而忘憂斯其所以純亦不已也歟淵泉曰得之

不曰以國讓而曰以天下讓則朱蔡翦商之說亦有以知所

左右哉

君憲問曾子有疾章遠近二字余曰動與出所適善惡之馬也遠乎彼所以近乎此也正則余馬首欲東矣稍益近之而已矣

鄉黨前五節孔子之畫像也記其容也後十二節孔子之行狀也記其事也前言孔子以起之後言君子以愛端作者

所以分而二之也如是夫有難者曰如十七節何曰十與二五有以異乎

誾誾侃侃各有所當以侍側言之誾誾爲中而侃侃爲過之矣閔子爲得時中之道但恐閔子之爲人一於誾誾頗欠侃侃底意何也其辭費宰善爲我辭焉一句其詞婉是和悅底意吾必在汶上一句其言直是諍底意其論長府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二句其意亦然似不如夫子之誾誾侃侃隨其所遇而所施不同耳豈季氏與魯人皆是上大夫而然歟

樊遲問仁子曰先難而後獲後獲者不計其功之謂也然則

顏冉之問仁並說其功者何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如顏冉地位不計其功不足言也且歸仁無怨說其功而已非計功之說也

顏淵爲仁天下歸仁伸弓爲仁家邦無怨其大小淺深不同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斯義也須觸類而長之豈特用人也哉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者亦此道也後世人主能存此道則興不能存此道則亡如屈羣策羣屈羣力及每事必令三司百官皆先論定然後奏行此漢唐之所以勃焉也如衡石量書及衛士傳餐此秦隋之所以忽焉也

淵泉曰極當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與仲弓問仁章意思一般而語更詳切

亡之命矣夫亡如字何氏集解及精義謝氏說或問不以為非可據而諺解讀如無字俱不得其死然與由也不得其死然文勢一般集解連六字為句而諺解以死字為句皆未允

相師之道即老安少懷底意思淵泉曰儘好

柳下惠三黜其全鳳之一羽乎至於三黜則降志而辱身矣至於三黜而辭氣之雍容如是是和也曰焉往而不三黜有觀世之意是不恭也三黜而不欲枉道是不易其介也淵泉曰得之

詩曰涇以渭濁集解與集註之謂也然只見集註不見集解亦何以知渭之爲清乎請以學而一篇言之學而時習之集解曰以時誦習之而集註則曰時復思繹曰坐時習立時習人不知而不慍集解曰慍怒也而集註則曰慍含怒意解矣仁集解曰少能有仁而集註則曰絕無可知傳不習乎集解曰素不講習而傳之而集註則曰傳謂受之於師主忠信集解曰主親也而集註則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愼終追遠集解曰喪盡其哀祭盡其敬而集註則曰喪盡其禮祭盡其誠言可復也集解曰其言可反覆而集註則曰復踐言也此其不同之大畧也夫學者足目俱到

之謂也非出口入耳之謂也止說誦習豈若思繹坐立之備乎君子之不慍拔去病根非但如子文之無慍也而已泛說不怒豈若不含怒意之切乎少能辭也絕無意也以辭而不以意則巧言令色十九不仁而十一有仁矣少能之疎豈若絕無之密乎曰不習而傳則是爲人之辭也曰受而不習則是爲己之辭也爲人而習之豈若爲己而習之乎親近忠信豈若忠信之在己乎言而反覆豈若踐言而不反覆乎惟喪盡其哀祭盡其敬二句驟而看之勝於集註哀者禮之本也爲得務本之意徐而察之則以哀貼慎以敬貼追不若禮誠二字之穩朱子所謂不敢以己意

釋經者政謂此爾然以誠易敬不亦務本之意乎總而言之則集解之說泥於文而不尋意趣之所歸膠於辭而不究義理之所安逐鹿而不見山攫金而不見人至於集註則不然豐不餘而約不失其文精緻其辭亭當其意親切而其味深長豈獨學而也哉論語皆然豈獨論語也哉四子皆然彼此相去不翅天淵而世之學者往往信古疑今吾未知其何爲而然也

朱子集註亦或有未照勘處如夏瑚瑚璉註當作殷瑚固遜泰伯三讓註當作終辭然此不過訓詁考證之末耳豈大義之所在乎大抵朱子之釋經也隨其緊漫而功力之淺深不同

此乃朱子之所以爲朱子也語孟集註亦有如此者況詩傳乎如呫毗爝燿山戴土石鶴尾白黑之流皆不足以枉費精神其爲薄物細故豈但如九方之驪黃耶不幸有毛奇齡惠棟胡渭之輩出吹覔抉摘執之如仇並其大義所在而思有以易之如中庸之中訓之以忠大學之格物訓之以量度事物眞所謂螳螂之拒轍也蚍蜉之撼樹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夏瑚固遜之類乃集註之白玉微瑕耳彼奇齡輩之汲汲於以瑕掩瑜者其用意固可惡而吾黨之士又或回護周遮不欲直截說去者亦不免於以瑜掩瑕豈可謂眞知朱子也哉閒栗谷曰心之虛靈不拘於稟受見擊蒙要訣又曰虛靈底亦有

優劣見語錄二說何其矛盾也是必有初晚之可言也曰以本心言之則不拘於稟受以氣質有蔽之心言之則亦有優劣言各有所當也曰然則虛靈有從心而言者有從氣而言者南塘所謂清氣聚而虛靈濁氣聚而虛靈者亦何不可之有曰南塘說亦無不可但一向從氣而言則主客倒置夫虛靈者以心言也非以氣言也何以明其然也朱子曰心比氣則自然又靈

栗谷理氣詠曰水逐方圓器空隨小大瓶又與牛溪書曰方圓之器不同而器中之水一也大小之瓶不同而瓶中之空一也此兩語須合看由前則理一而分殊也由後則分

殊而理一也栗谷之說兩驂不倚而湖中諸公單引前說以實已見非所謂倒了一邊者耶

東方諸賢栗谷第一而媿於栗谷者其沙溪乎崇效天卑法地尤菴說得的當抑又有一說焉凡至敏之才以道爲卑近而不屑也惟栗谷不然凡至鈍之才以道爲高遠而自棄也惟沙溪不然歷選東賢彼亦一人也此亦一人也以沙溪媿栗谷豈過也哉聖人於索隱行怪則曰吾弗爲之矣栗翁有之於半塗而廢則曰吾弗能已矣沙翁有之道豈高遠乎哉平常而無過不及而已矣噫爲有了栗谷此道之所以不明也低着了沙溪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問朱子記論性答葉後以思慮未萌爲坤以知覺不昧爲復（程子養觀說亦然）則坤與復俱在未發之前而觀於中庸或問則不然未發爲坤已發爲復（答呂子約書亦然）當從何說曰答葉記後作於壬辰中庸或問作於己酉舍初取晚不亦可乎然止據朱子初晚而定吾取舍則是亦尋影逐響之語耳請循其本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旨哉言也夫利貞者太極之靜而生陰者也所謂其靜也專是也所謂成之者性是也語性則可語情則不可孔子之說何爲其然也貞之爲德於時爲冬冬者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子半以前翕而終之則其卦爲坤子半以後始而闢焉則其卦爲復

文言所謂性情者其非坤復之謂乎然則以復爲已發是孔子之意也復艮二卦之本於程子者答葉記後語豈其然乎此又朱子之所以取舍也學者不可不知也

嘗讀定性書至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曰是正蒙太虛之意也朱子所謂太虛字落在一邊者其信矣乎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曰是太極圖說陰陽一太極之意也朱子所謂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者其信矣乎

定性書與太極圖說相爲表裏無內外不推外物太極之不離乎陰陽也無將迎不流於外物太極之不雜乎陰陽也擴然而大公萬物統體一太極也物來而順應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有以將迎爲留滯期待之說者余曰以將爲留滯則可以迎爲期待則不可何也客至而下階曰迎客未至而設榻曰待迎與期待事之至未至不同耳無將迎無內外皆兼動靜葉氏說是

定性書有一言以蔽之者曰無適無莫而已何也無將迎無適之謂也無內外無莫之謂也已上一說是對待說也大公以心言無適無莫之體所以立也順應以事言無適無莫之用所以行也自私則不公用智則不順故自私亦兼適莫二意朱子所謂淪於空寂累於物欲者是也不獲其身申言大公所惡於智申言順應已上三說是一滚說也

凡四起四結縱橫反復其起也皆以無適無莫兩下說去而其結則止說無莫一邊者以橫渠病處在於莫而不在於適耳然而適與莫其病實相因故至於篇末又說無適以結之易發而難制適之謂也忘怒而觀理無適之謂也

問何以訓定曰主一曰然則與敬同乎曰伯子之定叔子之敬其道豈異也哉但定是自然而敬是用力耳善乎朱子之贊二程也渾然天成定之謂也展也大成敬之謂也開者未達曰動亦定靜亦定敬之通動靜也定則明故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問定則明與佛氏所謂定生慧莊氏所謂守泰定者發乎天

光有以異乎曰定則一也明與慧與天光亦未始不同但明則有爲慧與天光則無爲

朱子說戒愼恐懼曰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訓德明此說甚分曉所謂要空此心者異乎吾儒所謂有主則實者矣要守此氣亦只守此氣而已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者也

一者誠也主一者敬也故曰敬者存誠之方也

事之未至也專一於寂不沈不掉是靜時主一事之至也專一於所感是動時主一靜亦心專一動亦心專一

鳳棲集第三冊正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五	一四	一〇	一五	及	反
	一七	九	一一	出	生
			九	死	上有出字
	二八	一五	一八	懇	墾
六	七	六	八	文行	行文
	一六	八	二三	禪	禪
	一九	一二	二一	簾	簾
	二〇	二	七	蘊	蘊
	二五	四	一六	此	北
	三七	二	二一	也	色